留青日札

重刻西青日札序

甲子蘭薇先生嗜奇情古閲
手世余及於西湖逢子蘭薇
于藝苑稱不攜兩歌婢衣
絳衣揚偃逢酒觀者如堵

而先生傲然若旁巳人以爲
古所謂狂客者流巳問子以爲孰
倫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
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
而雖歡娛我魂鬼而以乎昔

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樓有
吳梓桂歸去來之意則子
穉始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
而隱之書與酒者蓋讀其留
青日札所載博物通雅撫

時悼俗衰嚴或謔或經或
怪或質已徇或標獨解如列
肆五都飄蹤海外尚羊乎
聽其所止涉而取之皆成趣者
非治文士敢名者所能辨

也
嗟乎虞卿著書子雲
草玄大亦中有所不自聊而
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
其意玩日將月瀟洒去來如
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久而

知先生所以留者非書矣藏久字渝其板復為蜀好事者携去今人欲索田先生而不得玄孝子藝家倩風雅不媿歸翁而再為留青以留之謂

子義不臣可也

黄汝亨譔并書

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以博雅閎多所著外家言皆有叙述業已信于世者已論已乃其所為留青日札則命之曰留

詭之役非耶夫士之負奇者每自抵于師心之謂而不軌于古始或一溺于古則其詞之復蔓衍摹擬無所取衷之兩者鈞之覆

譏馬子以藝之云具在事
數釋家世說纖細畢舉
猶云抵掌之資爾若上自
聖則下及蓺苑陸海繁
靈何所不有世儒章句以

多為觧子藝獨手之提衡
百氏郁之手無遺文焉又乏
著志則闕說晴事引當否
裨實用即人所諱言子
藝慷慨悲憤擢髮直指

倦為習擊筑彈劍之風
世之厚烈何但辯有以哉
當其寶瑩性靈時之脫穎
朝而胠篋以出暮而投篋
以入吹萬不同賢于比竹

凡是於文學其天性也綜核組織日以成趣裒然一代分史云或謂子藝實貢大廷猶然卒佔畢業嘐嘐而好古籍第皆多聞

正業之謂何不知子藝所
為圖不打顧在是不在彼
矣結髮屬書說于二毛
計所就業視佁畢孰多
聊啞乎太息之矣世猶詆

其尚白直條後者知已去辨之豈其色之未較着邪抑世人之識有至未至也曲士拘之必欲伸其說于天下而不聞斯論此殆以耳食

者也勿恤爾已叙曰穀青子
謂也札曰苗青有味守田子
之言乎蓋自楮子出而此
君之風澂故苗之亡可得也
是亦好古而奇也已

萬曆元年冬十一月

懷安劉紹恤長欽甫

留青日札序

古人取巨竹炙青汗之以書曰殺青田子藝氏名所著之書曰留青日札或曰汗之為青也古以殺予以留何居子藝曰汗之為青也殺則易書留則易致惟其易爾又何殊乎且朝廷邦國之間金匱石室之所藏與夫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史曰青史編曰青緗簡曰青簡箱曰青箱青既殺矣諸書不宜復名青諸書既以青名則吾之留青不誣矣吾憶青年頗留心札牘守寒窗之青燈坐青氈以卒歲既而披青衿撫青萍自謂取青紫可拾芥上之則躡青雲梯排青瑣闥屑銀青之寵圖丹青於麟閣次之則餐青霞侶青蓮覩青鳥之西飛玩青海之東注長眉翳

青登名寶籙吾非不敢以是為留也而時有未逮則吾亦不得强
留之雨于港荷青篛笠栈青藜杖伏青城呼青雀舫載青州
之從事或歌江上青峯或探湖堤青柳踏青于茂林遊草吾豈
亦有樂于是而留之耶彼不吾違吾不忍不留也故吾能不獲青出
于藍先縱父師之業然或埀青盼于賢達之月則凡其可喜可愕
可嗤可疑可怪可奇之事得之于心評斷之以臆見皆得以並存
而兼收之或數日而得一札或一日而得數札積于箱素遂成巨
帙嗚呼觀吾之日札可以知吾之所留矣蔣子聞而嘆曰夫子藝
不留其所難留而留其所不得不留不札其所不可札而札其所不
得不札則是其所留者自有必不可遺者存而所札者自有必不

可謝若寓予故札其一言以留于留青之首　餘杭蔣灼

書一通

佳刻種種珠玉竊惟今之挾技馳騁嘵然自鳴者多矣然從古者滯于做模逞己者淪于膚淺塞耳填目無可傳者惟吾丈追承家學遠追古人卓然爲一代名家賦即離騷律即唐選古風逼陶文躡班馬一字一句動有法度誦之愈有餘味如留青日札則學問該博考據精詳叙事有條筆筆高古不徒可廣見聞抑亦有關世教不可少也舟中詳閱父子師生咸沾潤澤不但百朋之錫永作傳家之寶也

隆慶六年壬申春三月二十七日書于常山舟中

南海龐嵩　龐一德

博羅周坦頓首

吳越間田子藝衡像

甲申戊辰甲戌巳巳

自贊

以爾為人則無所事以爾為官又非所志時與命違
神形名忌直而好言和而弗媚慹懶本癡醒狂若醉
心以澹存貌因幻寄小耳豐頤修肩高視揮麈尾于
煙霞拂塵根于天地
隆慶壬申季春九日小小洞天品嵒主人手圖並題

敘目

玄棲三徑翠竹萬竿田子敖詠林中聲金振玉偶閑暇見則抽毫刻竹紀之標目銘心聊代鉛槧于是竹無空節節無完膚幾三十年除舊布新繕稿充宇[illegible]多則覓看久嘗散軼乃復枝分櫛比為卷百餘承託梨編以示兒輩因思古人汗簡皆炙青而后書余獨不忍以為頻摹綠潤勝美紺珠得鐫琅玕何減琬琰故遂命之曰留青日札焉嗟夫擾擾紅塵余常白眼悠悠青盻孰具碧瞳憐貴紙之未期笑覆瓿之可卜矣詩以引之目列如左

有田誰肯藝秦蘅有力誰能事筆耕玉宇風來香葉
長金莖露滴墨花生仙人超出世間刼男子獨留身
後名萬竹歲寒青眼在窮愁我亦笑虞卿
此君玉立氣凌虛談吐風生日起予爲愛形竿飛白
寫不須刀筆殺青書老饕每惜常珍弃拙計空勞重
實備千載何人能挂眼還留清賞對林箊

品嵒子小傳

品嵒子者錢塘萬歲里人五歲所受祖訓七歲傳家易九歲通詩史解屬文十一遂有四方志游姑蘇滁和金陵即好吟咏十五六南游楚踰五嶺驂鸞八桂詩艸即滿奚背囊好博覽凡天官輿圖兵法醫卜外典罔不涉獵七舉不遇放浪西湖日逐聲樂婦女狗馬蹴鞠蒱博之事咸以長長諸少年場旋棄去爲山水游吳越千里洞天福地采玄芝餐石髓結方外盟研飛引秘術海上變作立草文二檄爲義兵千人保障里社募府諸大夫壯之聘督臨餘三邑兵四千出

入行陣者五年所非吾好也乃賓記室任篡修以故于稅名頗起海內幼沾滴酒面即赤頭岑岑欲仆既習高陽徒便能強五十幾死于酢妖童豔倡晝夜裸花下幾死于色輕身恃涸幾死于水與夫阽于騎危于訟險于盜傷于燒丹困阨于讐刺者又不計其幾終不能死于稅豈太史公所謂天幸不敗者乎行徑大自奇僻嘉靖甲申三月九日抵萬曆甲戌具在田氏本支譜及子稅編季集中撰述累數十萬言而老子指玄留青日札神游錄詩女史大明同文集二百餘卷皆不即死之所得者將藏之品品好事者逞逞

傳之天未喪斯也何有于我哉配瓊心字子玹少三歲織女賜巧次夕生故生而多巧十五于歸夙閑敬戒張氏世家仁和于玹謝會城而居郊舍廼能屏紛華甘澹泊泉石烟霞之調雅與予同品嵩者寡山去香字西不七百武登臨唱隨無間雪月何減鹿門毋恭人徐登逝滁陽獨以孤子勤遺命于玹爲我廣畜姬侍去留無恒宜子者代理中饋遂有男子十人曰世守世傳世得世導女子十人曰玉燕紫燕彩燕新燕左右承驩而益大益久諸孫兒復怡怡逮縢斯其孝也足以慰太恭人心矣螽斯之咏今當爲荊布頌

之子性踈直不善媚人且善忤人子玹曲爲居間故怨亦終釋待我父朋何有何無各適其所每好過夕飲當厨無勸洛生平不善治恒業故常散千金亦常復千金屢散屢復皆子琰脫簪珥課農桑助我懶者甚力也竟以是嬰沈痾卧十餘季亦終無恙又獨非天幸與其露降品岩當門樹連理庭産黃白二芝皆異也間嘗移書内子人恒言静者壽而吾君流水積善者慶而吾未嘗有陰德中行者宜用于世而吾過爲狂固時俗之所不齒者往者天命未知官政當服翺翔齊魯重上長安獻藝 天廷竊禄士籍而留都

觀風諸大夫亦知有田藝蘅特上書爲
當宁薦之旌幣交加曾無虛歲何三生四恩之大若
是其無量也哉顧散材無可爲　清廟用也是猶徒
聞鄰婦之笑聲而或未窺其斑白耳不日歸田偕隱
品嵒長生亦可即死亦可生既爲快活人死當爲快
活鬼矣千萬而下其謂子藝何

南海歐大任楨伯

子藝錢塘人也錢塘文章家宗田氏至子藝益著少
嗜學習博士家語不遇遂耽于酒稍逐狗馬聲樂婦
女放浪西湖天目者數年所島夷作難海上有警以

諸生領四千兵在行間保障功多幕府數欲奏
上非所志乃免于是益折節讀古鉅萬卷出爲文章
波湧雲蒸意精義奥其條刺百十皆經國大務多所
風切足跡所至自吳越北入齊魯燕趙南至五嶺百
粤幾半天下比詣公車選爲文學掌故分教于歙新
安山水窟也授經之暇壘鄉蘧客治輿馬奉杖屨更
迭邀遊問政烏聊仙井長原豐千古嵓落石昉溪届
于黃山白嶽天都鄉嵥桐汭諸勝往往有田先生留
題矧荆南馬帳之詠歌未嘉謝屐之游矚矣𡘋前書
帶壇下漁舟風教在兹能無銘石以示百代哉予秕

又有寄青䟽三百于內子張夫人詩夫人報書丁寧
以儒官大好設施登山臨水笑弄消遣之語是豈秦
嘉徐淑之所能及邪雖然子穊之于著述其覃思殫
力豈但游覽諸篇評騭千古則有留青日札統一六
書則有大明同文集世固當知田先生也余不揆鄙
陋聊著其大都云

武陵龍德孚伯貞

龍生客長安時客有道繇博士子穊田先生者異人
也余令狀之曰厥貌古厥志修氣吞山斗業振箕裘
腹撐書萬卷才壓賦三都著作騰雞林之價文驩萃

虎觀之逑馬帳寄夫嘯傲龍門助以敖游方其艸尺檄以從兵杭片言而披難庶蜚聲乎仲遠之亞嘗其假夢郎而翫髒托酲狂而睥睨若比跡于正平之儔豈舉世兮皆濁抑與物兮無求仕也畧倩放也莊周嘲者風而弄者月漱可石而枕可流汎醉吟之樂海遺身世乎浮漚品維嵩與逸輿偕白雲而俱遠香其字矣芳名並青札以長留余曰客為予秋傳神哉比游新安鍵關郡署稍稍讀予秋書得以詩郵入社中稱龍田社云會予秋圖小景徵贊龍生不能贊一辭以所聞于客者贊之予秋報書曰嘻則豐于哉儂且

伯休矣

莆田黄家補附

泊如子周游郡國歷覽名山大川已乃遵淮泗浮長江指于金陵之陽將憇黄山白嶽間望之隱隱隆隆有紫氣焉既止則田子稅先生者峩冠過余余聞先生舊矣及今殆其人貌崖體修闊步高瞭曼若遺落世事而猷擬躋者其持論好恢諧雕龍炙轂川至而響應巳作色相夸嚴既平而復命酒散步林莽休大樹下有間飲七八而酔二參坐客被酒去先生獨留徽陽西暱繼之以燭復博塞呼盧聲振天地因以所

作阿夢高漸離篇倚琵而歌示余余擊節而和之旁巳無人徐叩所論著則胠篋累月弗能卒盖詩盛唐而文東西京以上其他該博靡不玄辯又嘗語余曰反汝耳目毋搖汝精此治氣養身者之說大于文章有助子當得之余俛仰久焉鄉望黃白中隱隱隆隆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會客以傳神之術進先生亟呼曰為我圖小景圖畢且秘惟仰天大笑曰類我類我洎如子進曰要得其氣遂索而觀之則風神散朗褌[illegible]飄衣若逍遙于天地乃相顧洒然曰得之矣遂為之贊贊曰而容崖然而服翩然而思澹然而氣僊

偃虛矣生白玅乎又玄藏山著述得意忘荃獨酌
酌好直斯傳而巳知形之為寄幻質何外物之拘攣

汝南何洛文敘圖

古有堂堂京兆田郎誰其嗣者大國之香而神散明
而貌昂藏尸也縣河目兮耀芒綺歲任俠違節類狂
晉連上下相如頡頏不名一器遂漱群芳既窮歷覽
僉發文章昇倩三千惠施多方數否心泰跡晦名光
爲霞為吏將翱將翔紫芝眉宇白雲 帝鄉胡由羈
紲且也倘佯悅生有篇人擬仲長酒道著銘大人曰
畏玩不涉詭弛貴能張品嵩不朽斯人可忘

汝南王祖嫡胤昌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麈而談四座盡傾紹鯉庭之
業毓虎林之英慕節俠而涵以義理是我
大明之田先生

仁和湯煥堯文

風塵之表麴蘗之鄉和光吏隱骯髒清狂雕龍盈笥
倚馬成章苕溪天目百代流光

新安汪道貫仲淹

淵哉子藝氣凌九有博識洽聞熒目哆口托迹下位
抗志尚友隱類東方達慕莊叟圖丘壑間可以不朽

婺源余養元食其

謂孫爲鄰近則恬貌野服豈曰巴甚謂孫爲易親則方枘圓鑿世訶與爾而信信馬融藕耕聊以適意田光節俠聊以明志惟說劍之莊生暨嗜酒之劉伶盡托而逃寧爲名高嗟若先生其魯仲連之儔與其東方朔之流與雖爲執鞭所忻慕焉

潯陽邵正魁長孺

虎林俠遊黄山浪跡人間冠裳胸中泉石

成都李元齡仁卿

貌顯而和心遠而直咳唾珠璣其誰能識噫嘻先生

何晉甲第而名著千秋雖圓塵冡而志超八極點也
眞狂莊生詎惑金石文章後來未式

內鄉李蓘子田

吴山之秀虎林之英名家華胄德慧夙成皇墳缜其
胸臆筆札爛其縱横談朔比于經笥撰著擬于論衡
脱畧于俗儒之檴駘蕩于王道之平身若隱而文羅
位雖下而道行田于方乃高士蘇廣文稱先生先生
自序曰菩薩童子吾將高山仰之日宜貢于明庭

順陽李蔭襲美

月光後身想行筆耶游戲三昧毘盧頂耶咄咄子秋

疇睹爾景邪

蘭谿郭堯輔贊之

春風之容古今師長時雨之施天地參兩垂儀刑兮剡素之間振木鐸兮清漢之上厥貌愷悌厥神清朗允為百世之具瞻足起雲仍之遐想

内江張應登玉車

爾為誰黃金軀殼爾為誰紫芝眉宇爾為誰淵角山庭爾為誰桂腦松髓爾為誰寸眸八極爾為誰昂首千里爾為誰口吐珠璣爾為誰齒燦花藥爾為誰肝衡厲色爾為誰殊頊竦体爾為誰肩可擔當爾為誰

手揮麈尾紛爾胸臆其心冊石百萬甲兵五千文籍包羅衆星湊鍱一世爾則爲誰我所不識噫嘻知之矣爾其騎人者耶天口者耶泉石者耶掃敵者耶聚書樓耶田先生耶是耶非耶

武陵龍德孚伯貞

嬾龍生曰余所知子秫者葢博識閎覧君子也讀所爲小傳乃竊嘆曰子秫亢者有與修者與治而閒而壽者與治不功名閒不江海壽不道引子秫有焉爲亢爲修志云尚已夫世不治閒壽之異而亢修之異人曰子秫異人也子秫將爲異人耶抑貞人耶客以蒙

周莊子杌故即周周之言跋之

倩徐懋升玄舉

苕水之南天目之東琛藏王韞清發我翁玄姿侶鶴紫氣猶龍悠邈眼底壘塊胸中筆橫溟渤劍倚崆峒海寓浪跡泉石霞蹤澄澄秋月落落長松東南作者吳會騎宗小子仰止夫人之峯

萬曆已亥仲夏望日　孫　田大益謙益甫

外孫　徐　儀　胤之甫

第一卷　甲

第二卷　甲

三寶有七　有无相對之稱

第三卷　甲

富貴貧賤窮達壽夭　富不如貧　有患無患

天藻　功勲　和同　萬字文

千萬　夫子　學生　中庚子家

牛醫　淫酒婦人　厮養厮扈　漢高膽畧

漢惠婚冠　胄中甲兵　輕車將軍　射聲校尉

梟騎　死士　飛天夜叉　習水

君子營　市虤　白徒　解煩兵

趫才　惡少　[illegible]烈法　八夷

達魯花赤　金牌馳驛　猫兒頭　放手鬆

男織女耕　社夥　猾賊　五德

賭博　不肖子弟　人生夜叉　男娼

枕席七蠹　梟儒俎學　道學見笑于宋

第四卷　乙

絕　右　惹　撝

埶　那　邪　欸

畟　樓　葸　拜　走

龍衒　戍伐　選輭　合要

辟殺　減省　模範　尋常

玉笑零音

八卷　　　丙

天地　　　堪輿　　　天殺　　　日月

參神　　　日月暈　　　日景　　　日光摩盪

觀日法　　　倒景　　　月初生　　　赤月

紫微　　　七曜　　　咎星　　　景星

陰德星　　　分野　　　星好風雨　　　五星聚室

彗臨東井　　　熒惑入斗　　　星變雜紀　　　三才太白

黃道　　　赤虹黑虹　　　心房宿

丙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丁

第十三卷　丁

大明大統曆解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第十四卷　丁

大明大統曆解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十五卷　丁

丁　六尺之孤　老弱未傳　豚犬

寶賓保保　周歲周年　塩口馬丁　養老

十九世　老戒　龍鍾　尚父仲父

第十七卷 戊

第二十一卷　巳

兩小蠻　兩夜來　騃治憨態　祝英臺

龍井神女　王烈女　寒香曉翠　柳含春

大家　西施毛嬙　四麗華　白眉神

私科子　美新婦　繡花娘　瞎先生

揷秧婦詩　媵妾從嫁　宦官妻女　婦人封侯

瑞蓮池女　馬版腸湯　誚失婢榜　額黃鬖微

螓首花尖　剸臂彈骨　指甲　婦人異名

第二十二卷　巳

巾　帽鎖鎖帽　張公帽賦　盛服先生

貢服　端疋　織絲段子　全甲

第二十四卷　庚

第二十七卷　庚

第二十八卷

第三十一卷　辛

第三十三卷　壬

第三十四卷　壬

第三十五卷　壬

留青日札卷之一

錢塘田藝衡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笑著書

梁湘東王繹勤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衡山侯恭尚華侈好賓友酣讌終日坐客滿筵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迺卧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此言頗切苦心著述形狀然亦有性癖以耽至老不倦者秦子勅

客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可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至於退之則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嗚呼然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文窮詩窮

蘇子瞻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集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謂詩文之能窮人也自古然矣然可窮者身而不可窮

者名豈人能窮之邪天忌之爾窮之適所以爲達也

絲竹管絃

人皆以梁昭明不錄蘭亭序以爲在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之句夫後堂理絲竹管絃漢書張禹傳亦載之似未足以病文也嘗謂文選必有所主及閱五代新說載昭明性愛山水游圃泛舟舟人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詠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慚而止迺釋千古之疑蓋崇山曲水清響娛人果何必絲竹管絃也哉文選之不取信在于此迺昭民之心亦所不欲後世凡以鼓吹遊山者誠可謂殺風景也

戒之戒之唐大曆中鮑防嚴維呂渭朱迥吳筠而次
三十七人聯句于此云曲水追歡處遺芳尚宛然名
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宋
葛文康公于寶溪觀禊堂紹興癸丑與客修禊追數
永和癸丑凡七百八十年遂作詩以紀其事且云吾
黨殆天放十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是
亦不能忘情醉紅裙者若陳正敏以為在天朗氣清
自是秋景則學齋二月清明節之辨足以折服之矣
世說以蘭亭序為臨河序賦詩者二十六人不能賦
罰酒者十五人天章寺碑云羲之謝安謝萬孫綽

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　華平柏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渙之各賦詩合二十六人謝瑰卞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任儗呂系呂本曹禮詩不成罰三觥合十六人世說以謝蔡作謝勝餘杭令作餘姚令何延之蘭亭記云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書列傳又有李充當以碑爲正韻語陽秋載袁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

之澳之郄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柏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丘髦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王儗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羲之齊彭殤之說蓋反謝安詩語耳宋景佑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為獻之等發也孫綽蘭亭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邪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于林野則寥落之意

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暇
時之中朗平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
嶺千尋長湖萬頃迺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
且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
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
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
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
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梅花賦

垂拱二年予春秋廿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

授館官舍將病除月顧瞻垝垣有梅一本敷藹于榛莽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托根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閒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荒其用遺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彳亍倚藜杖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于客卉光分影布氷玉一色胡雜遝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幻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香潛襲䟽蕋皜顯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濕宿露朝

微又如英皇泣于九疑爱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逌德掩袖摧髻狂飈卷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含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鄰順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欹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雖黃擬議殆徧彼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夫容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擷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于土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秋先瘁盛于夏者未冬而萎或朝𦶜而速謝或夕秀而遂

衰焉若茲冉歲寒特妍氷凝凋沍擅美專權相彼百
花兢故爭先鸎語方澀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
天至若措跡隱深寓形幽絶恥鄰市壓甘遁岩穴江
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可悽迷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
無倚結貫不移于本性方右儷于君子之節聊染翰
以寄懷用垂示于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仆
梅英載吐玉立氷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宋廣平梅花賦世所罕傳于新得于石丞何公處寔
東京舊圖于監寫本墨壞莊恭甫閑之以求故書此
以贈之漁陽困學鮮于樞皆至元廿七年中秋日書

皮日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
狀宜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
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者
即此也世罕刻本在宋史慶長每以終不得見爲惜
伯機此書在先伯翁震夫家余嘗爲跋已載甲寅稿
中恐賦終不傳特爲錄之伯機漁陽人爲江浙行省
都事因居杭州遷太常簿風流文雅與趙子昂相伯
仲時葉秋臺能書然未爲精到而鮮于公見之至欲
下拜蓋以其用筆之妙也今太常所書自出秋臺之
上古人伏善如此因并記之

聶大年詩

臨川聶東軒爲仁和縣訓導陞教諭能詩文而灑翰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免胄曰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一柱東南擎日月五城樓閣爛雲霞受命無妄軍旅事盛時須折披垣花漢家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其二皇明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妙絶但瞿宗吉歸田詩詩中載是張光弼詩與此不同題云免胄曰趨丞相

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晩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揷御筵花吳子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又一首結云早晩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者幕下故所識如此至正間爲浙省員外張士誠專擅弃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居在今花市名曰寓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二詩或大年所改定爲之也

名言切對

鳳尾諾狸骨方鷺尾紙可作切對鳳尾諾者晉元帝批牋奏日諾草書若字尾如鳳尾狸骨方者荀勗與寫狸骨方適狸骨理勞方也王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鷺尾紙者王氏法帖後凡大書一鷺字者最得意名筆此帖之珍至五十餘萬

書裙圖

余嘗見鬻名畫人持王子敬書羊欣白絹裙圖迺就其卧榻而揭裙以書且欣作二十餘歲人皆失于考據誠所謂不知而作者子敬爲吳興之日羊未疑爲烏程令欣不疑子也時年十五亦能爲子敬書子敬

愛之徑入縣齋欣着白絹裙方晝寢子敬遍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寳之後以上朝廷也是十五六當爲未冠之容但既曰着又曰寢得非復書幅帶皆盡恐是解裙而卧故可盡書也不然客得履而不醒耶辨之自明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之才

唐文宗時郝公權應詔遊城賜衣詩曰三步之才開元時史青自薦能詩賦除夜詩曰五步之才後人誤以爲王涯也魏曹植煑豆詩曰七步之才後魏彭城王勰大松詩曰十步之才世人但知七步耳

阿買書

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或以阿買爲韓擇木非也擇木與蔡有鄰顧文學皆善八分書受知于明皇並直供侍而擇木卿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諧中與明皇師之嘗書彩箋以賜張說今閣林天壁廼尚書林公廷棉之孫以左書扇帶詩與余有曾無阿買書之句故疑而著之

五字

沈佺期五字擢英才元路德延五字便容登要路裴休中書舍人制詞綸閣四五字之妙王溥自中書除

待制詞禁垣揮翰五字曰宣皆用鍾會改定表中五字故事也若　詩吟成五字句則指五言詩也

倚馬萬言試

宋太平興國五年試百篇科上親出松風雪月天花竹鶴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郷泉二十字為題篇[illegible]四韻趙國昌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或作孫奭又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行省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封孺人時年一十二歲天下稱曰女神童我朝正德間試倚馬萬言科上虞進士徐子熙獨成七篇授翰林院編修一作林妙玉賜為女進士上

補太息策

賈誼治安策後缺一太息世皆以爲漢人疎處殊不知此斷簡失之耳新書內銅布一篇曰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是卽其全文當爲補足

攻異端

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攻民攻之擊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統傳叔徵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意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哉

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聖人之同端天下大同之道也夫何異之有哉

致刑

易之豐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必威于姦惡惟斷乃成也宋熙寧庚戌策進士曰聖王之御天下也其治足以致刑蘇軾擬對曰古之求治者將以鉏刑今陛下求治則致刑此群臣誤陛下也致之言極也蓋未通意義云耳說文致字除送詣也至極也趣到也與也之外古文出處與刑切者惟前

漢書景紀詔諸獄疑者雖文致于法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者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也後漢書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讁人無罪文飾于法中

大誥減等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我朝　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盧仝詩打汝九十九亦此

刑義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理財者曰刑法正辭者曰文法禁民爲非者曰兵法世之小人遂以賞爲聖人之仁罰爲聖人之義雨露爲天地之仁雷霆爲天地之義恩德爲人君之仁兵刑爲人君之義嗚呼以此論義乃後世之所謂義而非太古之所謂義也明刑弼教固如是乎

祭三代四代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禰右乃國初用行唐縣知縣

胡秉中之言也人多不知

左袒

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顏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于凡衆也周勃令軍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于禮也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爲虜所以別左之歸正也儀禮凡事無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大射皆袒左惟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刑宜施于右也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

漢賜醫黃金

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此高帝之所以鼓舞一世也何疾甚之時呂后迎良醫醫入見言疾可治上既嫚駡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夫始而嫚駡之何罪既而厚賜之何功況又五十斤之多耶或皆史臣之失也

長短說

漢書蒯通善爲長短說又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于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趨彼爲短歸此爲長蓋戰國策本名

短長書謂長悅之元禮能長短說其有精理止持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是也又唐趙蕤有長短經

紀司馬君實作通鑑之妄

世傳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嗚呼此好事者爲之也夫太宗禽獸之行不羞爲之于生時而死後千百年之鬼尚彼有羞耻之心乎司馬公正人也豈諂求可移者況異代無君臣之禮而曰跪曰陛下曰臣何其謬也此好事者惡弑兄奪妃之事

故特傳會成之耳不足信也

攝王

曾子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王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王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則以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王子生而女也則攝王立男也則攝王退此之謂攝王周公攝王而復者也魯隱公攝王而終者也季康子攝王而退者也漢王莽攝王而篡者也呂后攝王而移者也武氏攝王而亂者也斯又其變者也善乎蘇子有言毋后而可信則攝王亦可信也若

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于異姓之取哉故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孑宗一事適相類而上官皆不知其義故著之

天上有

杜子美贈花卿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群玉贈美人云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夫旣曰天上有則非天上人不足以當之也李賀刺少年云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故必天上郎而後可以聞天上之歌曲也張[illegible]氏酒壚亦云灞陵城裡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四美有三

劉越石四美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故其詩曰之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又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患不多思議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漢書音韻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廷本平聲而師古曰音定陳涉起蘄本音祈而蘇林曰音機乃閉城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狩守漢陽環水環平聲而顏亦音宦鄭善傳

送至横門外孟康横音光此類甚多未易枚舉蓋方音也

詩用之乎助語

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爲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于著乎而河水清且漣猗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類之厚矣出自口矣其實七兮迨其吉兮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諺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illegible]文

人則往往用之叶韻矣劉琨詩㺃狗之談其最得乎

換鵝書

昔右軍寫黃庭以換山陰道士鵞世謂之換鵞書今有一尚書之家其子孫不肖將所畜上賜御賓之書盡畀以換鵝余歎曰此可謂換鵝書也凡爲故家子孫者其知戒之昔杜暹聚書萬卷題其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長肉詩

自古玩詩之人未有不瘦者昔崔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干病乃苦吟詩瘦耳李太白嘲杜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子美又嘲裴廸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王摩詰聞廸吟詩亦戲贈云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來天聖中編脩王安簡神情冲澹黃唐卿刻意篇什謝陽夏李邯鄲戲之曰王白間如鶴黃吟苦似猨憲副吳明仲常與余論詩爲今之作詩者名曰長肉詩言其未嘗苦心勞思信口亂歌故不至於瘦損也亦可謂善謔者矣余酒所因成句曰莫飲斷腸酒須吟長肉詩蓋杭之酒其惡味能斷腸而杭之詩則信乎長肉也因相對絶倒

終